齐鲁晚报 2010年11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张亚男 美编 组版:李洪祥

齐鲁晚报 2010年11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张亚男 美编 组版:李洪祥

“造梦工厂”里的求美者

文/本报记者 于潇潇 片/本报记者 吴凡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一句说滥了的名言。越来越多的现代人群，会前赴后继地将大把钞票塞进整形医生的口袋，欣喜若狂地请他们在自己身上、脸上动刀子。理由各异，但结果相同，美。

还记得有这么一则广告。内容如下：“上帝欠你的，我们还给你。”

其实那句西方谚语说得牵强。“鸟美在羽毛”，确实如此；“人美在心灵”，却是在多少无奈之后的自我安慰、自我解嘲和揶揄。

我们总是无法拒绝感官的刺激和诱惑而趋之若鹜，而求美之路总要搭上数不清的代价，包括时间、包括物质、包括选择的挣扎和变化的困惑。美，究竟是什么？变，又是为了什么？

和现实打了一场架。

“我难道不是女生？”这个念头每每闪过，徐冰都会打个激灵，然后生生将它压下去。而稍有闲暇，心里就像驻进了只小虫子，咬啮得她浑身不安。

手术对于徐冰来说，就像一场战役。她和现实打了一架，并且打赢了。

徐冰22岁，来潍坊之前，她在泰安一家纺织厂做工。

见到她时，徐冰躺在病床上，眼睛红肿，眼皮上刀痕明显。这次整形手术，她还特意割了双眼皮，再恢复几天，她背了二十多年的包袱便可以彻底甩下。

少年时的徐冰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不同，她性格外向，有很多“小姐妹”，彼此无话不说。对身体异样的感觉出现在14岁的时候，2002年夏天，伙伴们都相继有了“老朋友”，而她的身体却始终像沉寂的火山，没有一点动静。“心里越来越别扭”的徐冰在姐妹们聊起身体秘密时，紧紧地咬住嘴唇。

这一年，由于贫困，徐冰早早地离家，随叔叔一起到泰安打工。陌生的环境让她觉得寂寞，却也莫名地安心。她和别的女孩子一样，喜欢逛街，喜欢吃零食，偷偷地喜欢男生。

而身体的秘密却越来越搅扰着徐冰的平静。2008年，徐冰20岁，身体仍然没有任何发育的征兆。“我难道不是女生？”这个念头每每闪过，徐冰都会打个激灵，然后生生将它压下去。而稍有闲暇，心里就像驻进了只小虫子，咬啮得她浑身不安。

纺织厂的老板娘常常好奇地打量这个越来越沉默的孩子，有一天终于忍不住提醒她，“你前面太平了，这样不好看，去买个胸罩吧。”徐冰当天就买了胸罩回来，这个小东西给了她暂时的掩饰和保护。

2008年夏天，徐冰第一次去看了妇科。从医生的口中，她听到这样一个词组，“先天性两性畸型”。“就像是宣判”，徐冰告诉记者，从她隐约感到自己不同开始，等待的过程已经有8年。

心里的石头压得越来越重，眼前却也有一丝曙光，因为医生说过，只要做过手术便可恢复正常。徐冰开始把大量的空闲时间用来上网，查找一切与自己身体有关的资料。2010年10月，徐冰辞去工作，揣着打工攒下的钱，和母亲、弟弟一起来到潍坊做了整形手术。

再休养几天，徐冰就可以出院，做一个正常的女孩。“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徐冰笑着说。

整容，不过是一次购物

在晓和看来，整容不过是取悦自己的一种方式。“每天都会照镜子，看着自己变得漂亮，心情会好，也就更自信。”做过手术后，晓和感觉自己走路姿势都变了。

然而，求美的背后不总是纠缠着心结。

24岁的陈晓和瞒着家人做了隆胸手术。

“其实整容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像你化妆、买衣服，无非为了漂亮，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就行呗。”陈晓和说。做手术之前，她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几乎把网上所有关于隆胸的内容看了一遍，“没进手术室，已经成了半个专家。”一切准备妥当，她专门请假，从济南来到潍坊做手术。

“还是离家人、离单位远一点儿好。”陈晓和笑笑，虽然做了决定，还是担心父母接受不了。而且，“这种事情，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在晓和看来，整容不过是取悦自己的一种方式。“每天都会照镜子，看着自己变得漂亮，心情会好，也就更自信。”做过手术后，晓和感觉自己走路姿势都变了。

整形医院里很少见到真的“难看得需要整容的人”，相反，大多咨询者身材姣好，面容尚佳，需要整容，只是因为标准苛求。

“以前整容为遮丑，现在的整容大军里多数是为‘锦上添花’的。长假期间做双眼皮、隆鼻、吸脂、做酒窝等手术最受欢迎。这些想漂亮的人早就算好了，长假前或者前几天做掉，休息几天红肿消掉正好上班，神不知鬼不觉。”潍坊医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美容设计师谭玲玲说。

医生的困惑

杨彪炳是潍坊医学院整形外科的医生，从事整容行业二十年，他见过各种各样的“求美者”。原因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有时候会让这个医生都感到困惑和不理解。

每当有一个“求美者”坐到面前，面对他们提出的整容要求，杨彪炳都会多问几个为什么。除了医疗上的问题，他还要多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和整形目的。“有些人容貌不一定有问题，精神却有些障碍，我经常会不由自主地帮他们克服障碍，调节调整一些扭曲的观念。”杨彪炳说。

杨彪炳是潍坊医学院整形外科的医生，从事整容行业二十年，他见过各种各样的“求美者”，有的婚姻不幸福，把整形当作“救命稻草”；有的把工作的失败归咎于自己没有一个漂亮的鼻子；有的追星入迷，渴望自己成为“明星脸”；有的看周围的人都整容了，自己“随大流”去整容；甚至还有些人整容会上瘾，因为想把自己整得更完美。

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有时候会让这个医生都感到困惑和不理解。

“现在有不少大学生找工作失败，把原因归为自己长得‘不合格’，结果找到我这儿来了。”每年四五月份，来整容的特别多，大多是年轻女孩，为求职而来的占六七成，很多人明确地告诉他，“找工作屡受挫折，想通过整形来增强竞争力”。

就在不久之前，一个应届毕业的女孩儿哭丧着脸来找他。那女孩气质不错，所学专业也挺好，但就是找工作屡屡被pass，一家公司的面试官无意中的一句话成了她的心结：五官不算标致。后来每次求职失败，她都归咎为“自己长得丑”，就像条件反射一般。

“像那种无论怎样改，对自己的相貌都不满意，甚至上瘾的情况，就属于一种心理障碍了。其实她是希望通过整容缓解内心的某种焦虑，或者偏执地认为自己长得不够理想，而性格中又有完美主义。”杨彪炳说。

记者手记：

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谈，中国的母亲教育孩子要努力上进时经常说“你要好好学习，要不以后只能上街捡垃圾”；而韩国的家长则不然，他们会说“你要好好学习，要不以后不带你去做整形”，可见整形在韩国人心中的影响力。当我们用嘲笑又充满嫉妒的眼光打量韩国人的整形观时，转过脸却忽然发现，在我们身边，整过形、正在整形，或者盘算拿积房钱去整一整的人也越来越多，小到拉皮、割双眼皮的局部工程，大到全身抽脂、拉长腿骨、变性等全身再造……走进整形医院，你绝对会叹服于人类征服并改造自己的决心和勇气。

事实上，除了特别明显需求整容外，支持整容市场的是一群不残不缺的健康人，她们，被称为求美者。为了让自己更美，很多女性甘愿在刀下重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的整容换肤人数每年正以20%的比例递增。

当然，从美化市容的角度上看，这绝对也是一件令人振奋的好事——往大街上一站，满眼都是美女帅哥肯定要比花花草草养眼！

理性整容，这既是整形专家的职业理想，也是对你自己最负责的态度。

新闻快报

潍坊再添一处国家水利风景区

本报11月11日讯(记者 孙翔)11日，记者获悉，日前召开的第十批国家水利风景区评审会议上，高新区泥河风景区申报国家水利风景区获得通过，成为继白浪河、张面河风景区后潍坊市区的又一国家水利风景区。

11日，记者从高新区管委会了解到，近年来，高新区坚持以培育生态、优化环境、保护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加强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为载体，统筹规划，科学合理地利用和保护水资源，以人水和谐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尤其是泥河水利风景区的建设，通过清淤、疏浚、截污，生态护岸、绿化等措施，统筹考虑环境、文化、景观等因素，造就了一座“碧水蓝天，绿水楼台”的生态城市，提高了城市防洪能力，改善了人居环境。同时，提升了城市品位，改善了区域气候，彰显了人水和谐。

专利补助资金标准调整 申请发明专利补助2500元

本报11月11日讯(记者 赵磊)11日，记者从潍坊市知识产权局获悉，《潍坊市专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后，申请中国发明专利的每项补助由2000元增加至2500元，远高于实用新型专利补助500元。

《潍坊市专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0年10月16日印发的修订通知显示，专利申请补助资金的最高补助标准调整为，申请中国发明专利的每项补助由2000元增加至2500元；申请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的每项补助由800元减少至500元；申请外国发明专利的每项补助由2000元增加至10000元。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发明专利的含金量更高，但是申请难度相对较大，这次调整，是具有针对性的鼓励发明专利的申请。

“记忆潍坊”迎来千人参观

本报11月11日讯(记者 李涛)11日，记者从潍坊市档案局了解到，《记忆潍坊——大型档案史料展》自10月27日开展以来迎来上千人参观。

潍坊市档案局周钦生科长介绍说，自开展以来每天都有上百人前来参观，有单位统一组织的，也有市民自发前来观看的，部分市民还自己带着马扎到展厅观看《潍县大观》、《潍县战役》专题片；一位市民在观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图片时看到了当年自己父亲被批斗的身影，哭红了双眼，最后还向我们请求要这张照片的复印件。

工作人员介绍说，整个展览对市民都是免费开放的，每周的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00至5:00为展览时间。